

苦海淨土

我的
水俣病

〔日〕石牟礼道子 著

肖放 秦维 译



每川日中友好基金

The Sasakawa Japan-China Friendship Fund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苦海淨土

我的
水俣病

〔日〕石牟礼道子 著

肖放 秦维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苦海净土：我的水俣病 / (日) 石牟礼道子著；肖放，秦维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0
ISBN 978-7-108-06562-9

I. ①苦… II. ①石… ②肖… ③秦… III. ①纪实文学—日本—现代
IV. ① I31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7539 号

SHINSOUBAN KUGAIJYODO WAGA MINAMATABYOU

© Michiko Ishimure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责任编辑 叶 彤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7-0171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5

字 数 194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阅读日本书系编辑委员会名单

委员长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委 员 常绍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

张凤珠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谢 刚 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总裁

马汝军 新星出版社社长

章少红 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

金鑫荣 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李 芳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

事务局组成人员

杨 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梁艳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祝得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梁力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阅读日本书系选书委员会名单

姓名	单位	专业
高原明生（委员长）	东京大学教授	中国政治、日本关系
苜部直（委员）	东京大学教授	政治思想史
小西砂千夫（委员）	关西学院大学教授	财政学
上田信（委员）	立教大学教授	环境史
田南立也（委员）	日本财团常务理事	国际交流、情报信息
王中忱（委员）	清华大学教授	日本文化、思潮
白智立（委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	行政学
周以量（委员）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比较文化论
于铁军（委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	国际政治、外交
田雁（委员）	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 中心研究员	日本文化

目 录

第一章 山茶花的海洋

少年山中九平 …………… 1

细川一博士的报告书 …………… 16

四十四号患者 …………… 23

死 旗 …………… 30

第二章 不知火海沿岸的渔民

船墓场 …………… 47

昭和三十四年（1959）十一月二日 …………… 60

当泥巴投向天空时 …………… 76

第三章 雪女记闻

五 月 …………… 88

再做一回人 …………… 106

第四章 天之鱼

九龙权限殿下 …………… 118

海 石 …………… 134

第五章 地之鱼

吸潮的海岬 …………… 145

彷徨的旗帜 …………… 155

草之母 …………… 163

第六章 咚咚村

春 …………… 175

我的家乡与“公司”的历史 …………… 179

第七章 昭和四十三年

水俣病对策市民会议 …………… 189

生命的契约书 …………… 199

天皇陛下万岁 …………… 214

满 潮 …………… 219

后 记 …………… 223

改稿说明（旧版文库版后记）…………… 228

石牟礼道子的世界 渡边京二 …………… 229

水俣病五十年 原田正纯 …………… 247

【资料】纠纷调停案《契约书》[昭和三十四年（1959）
十二月三十日]…………… 263

第一章 山茶花的海洋

在空旷无际的海水中

无人的小船

无止境的生死苦海

少年山中九平

每年除了一两次台风之外，汤堂这个部落几乎都是被一个小小的、波澜不惊的海湾围绕着的。那泛着微波的汤堂湾上总是漂着小船和沙丁鱼篓，孩子们光着小身子在船和船之间跳来跳去地玩耍，时不时地做出“扑通”的落水状。夏日里，孩子们的嬉闹声会穿过蜜柑田、夹竹桃花儿还有结满了果实的黄栌树，越过矮墙，传到家家户户。

在村子的最低处，下得船来的第一个坡前，有一口很大的古旧水井，那是村民共用的洗涮之所。井口四四方方、宽宽大大，石头井壁的青苔里有小鱼和可爱的、红色的小螃蟹们在玩耍着。可以想象，从那井下涌出的泉水该是多么清美。在这片地方，从海底也会涌出泉水的。

在废弃的井里，杜父鱼一层层地沉在水底，状若山茶花。

记不清树龄的老山茶树从井上面的崖壁上向外伸展着，繁密重叠的枝叶遮住了洗涮场和它前面的广场。树根紧紧地抓住崖壁上裂开的岩石，黑黑的叶子和弯弯曲曲互相缠绕着的树枝，不断向四周发散着它古老的气息。那树荫下面总是让人感到清凉和寂静。老井和山茶树不仅显示出它们自身所经历的岁月，同时还述说着这个村子的古老。

汤堂部落的入江口附近的地区是过去萨摩藩^①和肥后藩^②的交界处，在那儿有路口和水口两个关卡。出了入江口外就是不知火海。渔民们常形容说：“头晚睡在御所浦岛，早上风平浪静时就可以跑着回来。”

御所浦岛是天草群岛的一部分。如果面对天草群岛向左转一直下去的话，不管是陆路还是海路都会到达萨摩藩。

入江的另一侧是茂道部落。在茂道部落的边上有一条像是用来洗衣服的小河。那里就是作为县^③境的“神川河”。如果站在河滩的石头上去洗米的话，那么洗米水穿过县境流淌到的地方，就已经是讲着浓重方言的鹿儿岛人家了。

从茂道到鹿儿岛县的出水市米津、熊本方向沿国道三号线经过袋、汤堂、出月、月浦，再到百间港，就到了水俣病的多发地带。从百间港进入水俣市内，那里有新日本窒素肥料公司（以下简称“新日本窒素公司”或“新日窒公司”）水俣工厂的排水口。

在古井旁的平地上，有一间用木板搭起来的已经破旧不堪的青年俱乐部。这间不断被海风侵蚀、四面透风的小屋，看起来很荒寂。因为很久都没有年轻人来了，所以到处都充斥着老人们日益加深的寂寞。年轻人长期不来青年俱乐部，使得整个村子几乎没有一点儿生气。年轻人很难留在村子里，特别是以渔业为生的年轻人，这是从好多年以前就开始的事情了；发生水俣病后，他们就更难回来了。所以，再好的渔民也无法将自己的本事传给年轻人。

① 现以鹿儿岛县为中心的区域。——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② 现以熊本县为中心的区域。

③ 相当于中国的省。

上了年纪的老渔民们都尽量不去想那些事儿，其实他们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在打鱼方面的本领是一流的。不管是钓鲷鱼的名手、扎鱼的名手或者是下鲷鱼篓的名手，的确像他们自己所说的一样，人人都是一流的。正是这种骄傲和自尊支撑着他们自己和当地的鲜鱼市场。不仅如此，他们同时还为水俣市民提供了蛋白质源，为不知火海沿岸的渔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已经没了门板的青年俱乐部小屋空落落的地板上，坐着老渔夫和他的孙子。老渔夫的耳朵像一个老海螺似的朝向不知火海的方向，眼睛像阴着的天空一样蒙着一层模糊。他的视力恐怕连修补渔网都已不太可能了，所以肯定是儿女把小孙子丢给他来看管。

在这破旧小屋的地板上，肯定留下过他年轻时的记忆。老渔夫时而看看大海，时而又看看自己的孙子，脸上显露着不安和恍惚。就老人的体力来说，应付在地上爬来爬去的孙子还是绰绰有余的，但他几乎在那儿睡着了。这情形与在边上独自爬够了、吃手指头的孙子相映照，勾画出两个奇妙的世界。

那老渔夫的脸和我们村里人的脸长得差不多。他们的儿子也好，女儿也好，都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给稻田灌水、什么时候放水，轮到自家灌水时也不知道要把哪一处田埂扒开才能把邻家田里的水引过来，扒开后的田埂要怎样才能堵上等事情。每当种稻子的季节，老百姓们经常围着前来整地的耕耘机，发出不知道是叹息还是痛恨的声音。

“现在要是谁家里有农机就算是豪门大户了。在过去要是干一辈子能买头牛或马的话，已经不错了，现在有钱能买得起农机的人也只有豪门大户了。”在叹息的同时，还不住地把吸在腿肚子上的水蛭拉下来碾死在田埂上。

像村里人碾死水蛭一样，坐着的老渔夫想用拐杖去扒拉爬到两腿之间的海蛆。没碰到，让它逃走了，于是老眼昏花的他又急忙用拐杖头去戳。这回戳到了，海蛆的尾部被戳烂了，掉在地板上留下一片湿痕。

老人们无法将自己所拥有的那些看不见的遗产还有心中的抱负传给下一代，这使他们时时刻刻都感到不安。像腐朽破旧的青年俱乐部一样，老人们的身體和精神不断地被风化、侵蚀着。即使夏天走在海边，都能感到被海风侵蚀的危险。

我回想起前年夏天过后的一个下午，那是1963年秋天的事了。

孩子们都已经从海里回到岸上。秋天的太阳低低地照在汤堂发红的土坡道上。道边儿的野花儿都凋谢了，空气里散发着还没成熟的青蜜橘的清香。海也好，附近的人家也好，此刻都静静地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在这个大多数人以打鱼为生的部落里，也会有如此寂静的时刻。

村里的人们有的出海打鱼去了，有的去了街里，连鸡这个时候也应该在鸡架上睡着午觉。我屏住呼吸，来到九平少年家的前院。九平家住在朝着海的部落的中间位置。

九平平常很少到屋外来，今天却在屋外。他从刚才开始就一丝不苟地反复做着—个动作。仔细—看，原来他正在练习棒球的挥棒。看着他严肃而认真的表情，我就没有打扰他，站在边上注视着—他练习。

少年—两手握着半截木棒。不管是站也好还是弯腰也好，看上去他总是显得动作不稳，特别是那弓着腰站不直的样子，和—个少年应有的姿态十分不相称。如果你不注意而只看他下半身的话，—定会以为他是个老人。这当然与—个少年天生应该具有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正好相反。再—离近—点儿的话，可以感到从少年的脖颈处散发出来的青春—期特有的那

种气息。要不是因为水俣病，他肯定也会有一副发育良好的渔村少年的肩膀。他穿了一双旧木屐。我知道对他来讲，穿木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那穿着木屐的双脚使着劲儿，也许是由于太用力的缘故，由腿到腰的肌肉甚至略微有些痉挛。接下来见他一边弯下腰，两手拿着木棒仿佛敲打地面，一边歪着刚刚长出头发茬的光头扭动着身体向前一点点儿蹭。接着他又把一只手放在地上，用另一只手拿着木棒向前够。他是在用木棒的前端找什么东西。够了几下，终于听到“啪”的一声，木棒发现了他所要找的石头。原来少年的眼睛看不见。

他小心翼翼地将木棒放在地上后，就在弯曲的膝盖间，用左手握着那块刚刚找到的石头，像是要抚摸很久。因为他的右手几乎僵直，所以那块拳头大小的石头有一点从他的左手挤露出来。那块石头不是圆的，而是略呈长圆形，它已经适应了少年不太好使的左手，隐隐沁出的水渍分不清是石头本身的还是少年掌心的。我后来才知道那块石头是五年前修路时少年在家门口捡到的，他一直把它当宝贝。为了防止它滚丢了，他还在家里的——间露土地的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特地挖了个小坑专门放它。少年的头略微向上仰着，半闭着眼睛蹭行着找到那个小坑，并用颤抖的手指摸索着。看着这一切，我感到十分难受，仿佛是那块石头重重地压在心里一样。

过了一会儿，少年就像上了岁数的人挺起腰要站起来一样欠着身子，把握在左手里的石头用力地抛向空中。接着，他用双手将木棒横击了出去，这个动作是他目前所有动作中最迅敏的。少年的腰晃了晃，没有摔倒。石头并没有朝他所预料的方向飞，在他挥棒的时候就已经落了地。他没有打中石头。

少年静静地转头转向石头落地的方向，又开始用木棒在地上慢慢

地找起来。

吃午饭的时间早已经过了，人们有的在田里干活，有的出海打鱼，还有的去城里了，整个部落像真空。在这样的秋天的下午，从石围墙里、从家家户户、从那细细的坡道间经常可以传来船只入江的汽笛声、老人们叫孙子的喊声和鸡刨地的声音。当少年一个人练习棒球的时候，他拼命地练习挥棒的动作就好像是村里唯一的能够推动这真空状态的精神存在，其他的任何能活动的东西似乎都消失了。我，还有地面上的青草、树木、小石子们，都好像一起和着少年的呼吸与动作节拍。少年的脖颈上沁出了汗水。

觉得过了很长时间，我走近他，喊他的名字。他吓了一跳，把木棒都吓掉了。他与寂静的部落织成的那种平和，在那时被突然打破了。他直挺挺地站在那儿，看起来好像是正在集中所有的感觉来辨认家门的

方向似的，接着就以很快的速度倒退着冲进屋里。

这就是我与山中九平少年的第一次正式见面。因为我也有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儿子，所以在那一刻我有些冲动，感觉到了自己那被痛苦折磨着的母性。

在谈起山中九平的时候，水俣市政府卫生科的人都显出一种似为难又似感叹的表情。“山中九平？那个九平可真是拿他没辙。”一提起他，政府卫生科里的人都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特别是卫生科的蓬职员，他说起九平的时候总是眯缝着眼，好像对这个少年另眼看待似的。

熊本大学医学部在水俣市立医院或者到部落现场对水俣病患者进行调查和诊断时，都是由市政府卫生科通知在家养病的患者的。卫生科有专门送患者去检查用的大型面包车。不管部落里的小路有多狭窄，

这辆车的专职青年司机大塚总是尽可能地把车开进去，尽量让患者在离家最近的地方上下车。他到患者家附近时就按一下喇叭，于是大家三五成群地从田里、山崖边、树林里还有海边的小路上聚集起来，还有很多人慢慢地从家里走出来。

人群中有的被妈妈或老人背着抱着的颈部瘫软的胎儿性水俣病的孩子们，还有互相搀扶的站立不稳的成年患者。他们站在海边和田埂上。这情景并不是一般的农村汽车站所能见到的。

从他们身边经过的人，一边看着奇异的他们，一边话不多地打两声招呼，有的有些回避似的从他们身边经过，有的带着对他们的一种顾虑和客气，也有不是这样的。

仅仅是因为这些孩子和大人站在那里，就仿佛可以使稻田、到处溅着泥水的道路和海面的波光凝固了似的。人们脸上都显露出谨慎的、不知所措的复杂表情，但同时还常带着一丝让人感到怜爱的微笑。

大塚司机提高嗓门对着人们喊一些“喂，友子，你来啦！”什么的，当这个年轻人咣当一声用力把车门关上后，汽车里的气氛就会开始变化。这时的气氛和人们在车外夏风里的那种不安的气氛不太一样，最明显的是一直没有出声的孩子们开始发出微弱的声音，大人们也会开始相互交谈。十岁左右的孩子们在妈妈或爷爷奶奶的怀抱里，大都将头朝上向后咕隆一仰，尽量去感受窗外的景色。孩子们的眼睛有的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有的视野极为狭窄，并且他们看上去都可以说是处在“四肢异常状态”，也就是说四肢都像鸟儿一样僵直或纤细，并且抱在胸前。虽然孩子们几乎都无法正常说话，但从他们所发出的微弱的声音和眼神可以看出，他们都十分高兴坐上了大汽车。大人们扭着头看着这些孩子，相互微笑着，开始放开紧锁的心进行交谈。

自从发生水俣病以来，这里的人们已经感到很难将自己融于车外的景色中了，也就是自己出生、成长、生活过的故乡的景色中。眼前车里的情景正印证着这一切。直到大塚司机咣当一声关上车门，握住方向盘高喊：“好啦，出发喽！”人们才从凝固了的的车外的景色中解放出来，就像在普通的汽车里所看到的一样，大家都放开心，转入应有的热闹，甚至好像连年轻司机的存在都忘记了。

这个年轻人除了用“哦”“啊”什么的跟那些不能说话的孩子打招呼以外，总是沉默寡言的，有时和政府职员一起帮着把全身瘫软的孩子安顿在座位上之后就立即回到驾驶席上，脸上的笑容也随即消失，甚至是让人觉得他有些生气似的样子。没必要说的那些客套话，他从来都不说。

他对水俣病患者的态度一直如此。他并没有把他那份善意摆在外面强加给别人，而是把它藏在那沉默寡言、略显粗鲁和那让人感到说不出的魅力的面孔背后。看起来甚至他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发泄那不断积蓄着的愤怒。

他是和生活在水俣川上游的朋友们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的。对他来讲，面对着拥有同一个故乡的乡亲们，肯定会有有一种出于本能的连带感。在水俣市居民对待水俣病事件的微妙反应中，他所表现出的态度可以说是最正常的，像围绕着这片土地的地下水一样，带着无限的温情。

水俣病刚被发现的时候，这个青年正在市内开出租车。他拉着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的媒体、厚生省^①或者什么省的官员、国会议员，还有一些学者样子的或者不知身份的人到处跑。

① 省，相当于中国的部。厚生省相当于中国的卫生部。

那些看起来是为水俣病而来的乘客，有的去日室的工厂，有的去汤儿温泉和大和屋旅馆，还有的去市立医院和市政府。拼命往患者家和部落去的人大多是熊本大学医学部的。通过拉这些客人，他似乎也形成了自己对水俣病比较全面的认识，可是他从来没有开口说过这些。

他成了市政府卫生科的司机后，每当他一坐进驾驶室把车门咣当一关，车里的小患者还有大人们都会立刻变得很安心，就连从车窗吹进来的风轻轻地把小忍姑娘的花帽子吹飞了，也能引起全车人的大笑和喧闹。

从昭和二十九年（1954）到三十四年（1959），在水俣病多发地区部落的渔民家出生的儿童中，脑性小儿麻痹症的异常比例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怀疑。在这些孩子之中，昭和三十七年（1962）十一月的水俣病诊断会上有十七人、昭和三十九年（1964）三月末有六人，总共二十三人被诊断为胎儿性水俣病患者。也就是说，这些孩子是在母体内受到有机水银的侵害后被生下来的。

胎儿性水俣病患者的发病地区和水俣病的发病地区完全一样，即从神川前面的部落和鹿儿岛县出水市米津町一直到熊本县水俣市和芦北郡的田浦。孩子们到了一岁甚至是两岁的生日时，不但不会走路，连在地上爬、开口说话、用手握筷子都不会，有时还会出现原因不明的痉挛和抽风现象。从来没有吃过鱼的婴儿，在被诊断之前，做母亲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竟是水俣病的症状。她们带着孩子跑遍了市内的医院，为付医药费卖了船和渔具，甚至不得不借钱。

四五年后，孩子们不得被放置在各自的家里，每天多半是一个人睡觉。他们一边用全身去感觉在枕头边上跑来跑去的老猫和小猫、海蛆，还有在屋外干活儿的家人的存在，一边呼吸着。